

夫諾斯 著
托尔 泰

金 八 訊

光華書店印行



列寧

西院附内
推尔附学

全 八册
五十年五十年行



列寧勳章

西蒙諾夫等作
金 人 譯

光華書店

印 行

列寧勳章

作者 西蒙諾夫等
譯者 金人

出版者

光華書店

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
大連·山東·安東·平壤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每冊定價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列寧勳章

——蘇聯短篇小說集——

- | | | | | | |
|---|---------|-------|-----------|-------|-----|
| 一 | 列寧勳章 | | K. 西蒙諾夫 | | 一 |
| 二 | 衝鋒以前 | | K. 西蒙諾夫 | | 一八 |
| 三 | 奇怪的故事 | | A. 托爾斯泰 | | 三九 |
| 四 | 難事 | | N. 葉麥麗揚諾娃 | | 六〇 |
| 五 | 姐莎 | | B. 郭爾巴托夫 | | 八四 |
| 六 | 驕傲的柯仙妮亞 | | A. 卡拉娃耶娃 | | 一一六 |
| | 後記 | | | | 一四二 |

列寧勳章

K. 西蒙諾夫

已經差不多是清早晨了，就是在把我調到後方去，到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去的那第一天夜間，我們四個俄國人，在經過無窮的對莫斯科的詢問之後，最後終於決定躺下去睡。上校在我們中間算是上司，坐到羊草上，羊草用投擲降落傘的粗布鋪着，成爲我們大家的公用鋪蓋，他對大家發了一個信號，首先動手把自己身上的制服脫了下來。這時他不由自主地把制服翻了過來，於是我就很驚奇地看見，制服裏面胸前口袋的對面掛着一個列寧勳章，中間有一個大圓洞，顯然是被子彈打穿的。

『不是我的，』上校一遇到我的目光說：『只是代爲保存，掛在身上只是爲了不要丟掉。』

他在羊草上稍微高出點坐起來，靠在裝着亂麻，我們當作枕頭用的口袋上，吸着紙煙，對我講起了以後我在這兒聽到的無數故事中的第一個故事。

『飛行員烏拉吉米爾·謝爾蓋柳維支·葉里霍諾夫，是一個民用航空隊的老司

機士，在他自己向游擊隊飛去的第七十三次的夜間，在離匪格列布里不遠地方，被德國人的夜間驅逐機給燒掉了。飛機燒燬了，開始在空中幌蕩了。葉里霍諾夫最後一個跳下來。着地時候他跌壞了腿，過了兩晝夜之後，游擊隊員才發現了全體乘員中僅殘餘下來的他，若沒有別人幫助他已經一步都不能走了。自然，並不是游擊隊員們發現他的，而是一個游擊隊員，米爾考·尼柯里支，一個十三歲的霍爾瓦特州的男孩子，在自己的歲數上和其他男孩子們相比有兩種東西不同：第一，他的胸前有一個寫着「一九四一」數字的小徽章，這是說明米爾考，尼柯里支已經打了三年游擊，第二，他的通肩有勝套着的繩子上掛着一枝德國自動步槍，他會用它射擊得很準確。他這兩種與眾不同的東西在本身使他的性格上產生了兩種特徵——看到死亡的時候既不奇怪也不害怕，還有在一切無聊的敘述他的年齡的時候非常生氣，特別是對於沒有像他所戴的有「一九四一」數字小徽章的人。

在其他方面他還完全是個小孩子，很單純的，天真的和好奇的小孩子。

當他出發去採菓子時（因為大隊裡面有五晝夜什麼都沒吃了），忽然碰到了坐在斷坡上，手裡拿着手槍的葉里霍諾夫，他高興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俄國飛行士。

葉里霍諾夫一看見小孩子的軟帽上的星，把手槍放在地上了，嘆口氣，一下子就輕鬆地罵起一切事情來：罵飛機的毀滅，罵摔壞的腿，罵兩夜以來的怕被俘虜的恐怖。

米爾考·尼柯里支第一次聽到的俄國話都是這種樣子，絕對不是引用的屠格涅甫的詞子。幸而他並不明白。他只明白這是個飛行士——從鋼盔上看出，這是俄國——從服裝上看出，而且這是個病員——從不自然地彎曲着的，沒有生氣地伸出去的腿上看出。

用最技巧的方法解釋，要他馬上去找救兵，對於米爾考是很快慰的事情。葉里霍諾夫點了點頭——他就明白了。現在應當不要錯掉時間，跑去找一匹馬。但是米爾考的小孩子心裡有自己的主張。他坐下來和葉里霍諾夫一並排，用眼睛注視着他感到很有趣的一件東西。

俄國飛行士的胸前有一個列寧像，——無疑地，這是列寧的像，米爾考認識他的臉，——不過不知道爲什麼很小，是真的，和用金和銀做成的。

『列寧嗎？』米爾考問。

『列寧，』葉里霍諾夫回答，試着坐舒服一點，疼得直哼哼。

米爾考跳起來，把自己的自動步槍放在葉里霍諾夫身旁，用身段表示，如果在
他來之前有什麼陌生人來，就用自動步槍開放，他跑走了。過了一點鐘來了幾個游
擊隊員，帶着一匹馬，把葉里霍諾夫帶到自己地方來。應當說，葉里霍諾夫到他們
這兒正是失敗的時候。德國人已經在這兒進行了三星期的大掃蕩（游擊隊員們這樣
稱呼進攻），需要更深地進入山裏去，每夜都要換地方。留在前面担任前鋒的大隊
早已和所有其餘的隊伍斷絕了連絡，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打算。

醫生給葉里霍諾夫的斷腿綁上一塊粗木片，用繩子綁着木片——醫藥上的救護
就這樣完了。

木片是米爾考親自按照醫生的指示用嫩松樹鋸成的，他又帮着綁繩子。現在，
當葉里霍諾夫躺在一輛吱咯亂響的窄車上前進時，米爾考跟在後面，有時和葉里霍
諾夫說說話，有時沉默地翕動着嘴唇，整點鐘地想自己的事情。

第三天，經過短促的戰鬥之後，游擊隊又轉了一次灣，向簡直是深山裡走去。
馬車得拋掉了。叫葉里霍諾夫騎在馬上，向鞍子右面綁了一塊板子，爲了葉里霍諾
夫可以把自己的壞腿放在上面。

米爾考依舊和他一塊走，不過現在不是在後面，而是在旁邊，永遠是在病腿那

一面。他保護着葉里霍諾夫的腿，把樹枝彎過來，或者折斷，有時候牽住馬籠頭。這樣過了一個多星期。犧牲了幾個人。馬馬虎虎綁紮過的傷員們咬着嘴唇，和強健的人們並排沿着石頭爬。一個双腿被打斷的人乘別人不備自殺了。他走不動了，而且那匹唯一的，從前屬於大隊長的馬，現在由葉里霍諾夫騎着。米爾考是經過全體的沉默的同意，要尊重照顧葉里霍諾夫。他把自己的德國水壺裡的水給葉里霍諾夫喝，他捕捉和爲他在篝火上烤飛鳥，只要能打到飛鳥都給他吃。當簡直什麼東西都沒有吃的時候，他忽然不見了，把自己的地位暫時讓給另外的游擊隊員，回來的時候手裡端着軟帽子，裡面放着幾塊啃過的乾麵包，乾牛油的碎塊，還有兩三串辣椒。游擊隊員們把他們最後的，準備爲了不祥的日子用的東西都給了俄國人。

在這種場合米爾考是並不用請求的，他只不過沉默地從這個人走到那個人面前，他們也就知道，他今天沒有弄到可以給俄國人吃的東西，於是也像他一樣沉默着，在口袋裏摸一摸，把最後的食物都扔到他的帽子裡。

米爾考走到葉里霍諾夫跟前，把軟帽子遞給他，忽然變成了一個非常喜歡說話的人了。他覺得了飛行士的懷疑的目光，於是就用盡一切力量竭力不叫他開口說話和詢問這些食物是從哪兒來的。他向葉里霍諾夫提了很多關於莫斯科的，關於俄國

軍隊，關於他的飛行的問題——至於葉里霍諾夫對於霍爾瓦特語，一共只能懂得從第五數到第十，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住了，竭力想困難地要找到幾句能使男孩子聽懂的話。

第三次還是第四次，葉里霍諾夫從米爾考手中接過軟帽子，把它攢在自己的鬆開了馬籠頭的手裡，並沒有去動食物。命令米爾考牽住馬籠頭，把他領到大隊長尼柯里·彼特里支地方去。

彼特里支是個身材長大，憂鬱的，貝爾格拉得的金屬工人，平常情況中就是一個沉默的人，但是到最近，除了發佈最必需的命令以外，簡直自己就一句話都不說。

『這些食物是哪兒來的？』葉里霍諾夫騎到他面前，乾燥地問道。『我不願在所有別的人都挨餓的時候一個人吃。』

彼特里支向帽子底上看了一眼，後來又看看葉里霍諾夫，明白在這樣情況中說謊是沒有益處的。

『你也給我們投擲過大砲，汽車和子彈，也並不是因為你們俄羅斯對這種東西有多出來的呀。』彼特里支說。

『反正一樣，如果非要繼續這樣，我就把這扔到地上。』葉里霍諾夫固執地回

答。

『你隨便吧。』彼特里支說，起先好像是對米爾考，後來却是對軟帽子點一下頭，又說：『如果沒有別的食物時候，反正他每天是要把這種麵包屑屑給你吃的。』

他們固執地互相對眼睛望了望，後來彼特里支扭轉身，走開去了。

他沿着窄路回到隊伍頭上自己平常呆的地方，想到這個俄國飛行士——是個固執的好人，如果他，彼特里支，處在他的地位上，他自己一定也是這樣問法。

可是更進一步說——一個在夜間經過高山，從德國人的頭頂飛過，已經有七二次（彼特里支是從米爾考口中聽說這事的）的人根本用不到拒絕這種食物的，大概他已經不僅武裝了一個或兩個游擊旅了，而且現在又擗斷了腿騎在他的馬上。

彼特里支也和他周圍的大多數人們一樣，很少而且也不願說出自己對俄國人的態度。他們的心裡却存在着對他的愛和感謝——是深刻的和沉默的。

意思之間，大隊裡面的最後一塊乾糧是應當歸這個俄國人吃的，如果到了最後，那就應當用盡一切辦法使這個俄國人得救，那也是很清楚的了。

至於葉里霍諾夫，他也沒有吃那食物，把軟帽子塞進鞍袋去了。如果不是第二

天米爾考用自動步槍打着一隻不大能吃，但却很大的飛鳥的話，這件事可就不知道如何完結了。牠足足維持了他們兩天生活。但是在談過這話以後第三天，大隊的殘餘人馬被德國人趕進深山谷，幾乎是沒有出路了。只剩下了一個希望，出其不意翻過難以爬上的山頂，這樣也許可以走到自己人處去。但是要想通過山頂這條小路都沒有，馬也不能走過去。用担架抬着葉里霍諾夫那是沒有希望的事情，——担架員會和他一同掉到山澗裡去。

不錯，從山谷裡繞着山還有一條小路，但是它是通到平原上去的，那兒每一個村莊裡都有德國人的駐兵。隊伍不能到那裡去，但是兩三個人是可以到那裡躲藏的，然後可以不被注意的跑掉。

彼特里支把兩個自動步槍手和米爾考叫到自己面前。

『你們和俄國人沿着小路繞過回去。』他對自動步槍手說。

他說明·小路是怎麼走和向那兒轉：先要向左轉，然後·看見岔路時，——向右。『你們和他走到最近的村莊裡，把他藏在那兒，直到他傷好為止。』

『也許，在道上德國人就會碰上我們，』一個自動步槍手搖搖頭說。

『不知道。我想，他們是認為我們不會到那兒去的。你們只要一出發，很可能

我們這兒就開始作戰：所有附近的德國人會都向我們這兒來的。」

『你怎麼能開始作戰？』自動步槍手又理智地說，知道大隊的主要希望是這樣的，能在黃昏時候，在夜間，馬上攀到光禿的山頂上。

彼特里支皺了皺眉。他自己也知道這個。

『你們應當救出飛行士。他是俄國人，他是飛行士。』他說過，把米爾考叫到一旁去。

『你發現的飛行士，你應當把他送到。』他的聲音裡面一點也感覺不出對米爾考的年歲有什麼看不起的地方。『呸，去吧。』

彼特里支拍了拍他的肩膀，扭轉身，走了。

過了十分鐘，兩個自動步槍手，米爾考和葉里霍諾夫，沿着剛能辨出的，沿着山下去的小路，避開德國人，移動了。

當米爾考把眼前的路程告訴了葉里霍諾夫之後，沉默一下，不過對於彼特里支同時就要作戰的事，葉里霍諾夫點了一下頭，只說了兩句話：『好吧，尼柯里支』。把手槍從盒子裡拔出來，他把它放在懷裡。

米爾考也和所有的游擊隊員互相稱呼一樣，對葉里霍諾夫叫：『你』，或叫他

的名字『伏洛加』。

至於葉里霍諾夫，他永遠叫米爾考的姓——尼柯里支；他在自己的飛行隊裡習慣於叫同志們的姓了。

但是，現在這些習慣的語句：『好吧，尼柯里支』忽然變得是那樣意外的悲傷，彷彿他們是告別，米爾考也哆嗦了一下，想了想當前的危險。

路上過了半小時，天光已經開始完全黑暗下來，他們聽見身後有了互相射擊的聲音。先是聽見自動步槍的連續射擊聲，後來迫擊砲開始射擊了——越來越緊密了。

葉里霍諾夫停下馬，傾聽了一下。米爾考在半昏暗中看見了他的奇怪的，悲哀的臉。

『伏洛加，我們走吧。』米爾考說。

『等等！』

葉里霍諾夫傾聽了很久，後來一聲不響地轉過馬，向回走去。他都明白了。

米爾考跑到前面去，拉住馬籠頭。

『伏洛加！』他懇求地重複一句，回葉里霍諾夫的眼睛望去。

兩個自動步槍手也站在葉里霍諾夫的馬前，攔住他的道路。

「滾開！」葉里霍諾夫用不是自己的聲調喊叫，拉着馬籠頭。

但是米爾考和兩個自動步槍手繼續一動不動地站着。

射擊聲音越來越激烈了。葉里霍諾夫明白，對於這些現在在那兒，爲了救他的生命而作戰的人們，不論改變什麼方式都已經晚了，他們的回去不能不是可怕的和無意義的，可是他爲了這是很不愉快的。羞恥和無力的失望控制住了他。

「哎呀，你們！是不叫我和大家一塊兒犧牲，像人一樣死去呀！」他說，出乎意外地自己哭起來了——是在三年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現在他對什麼都是很冷淡。米爾考帶轉他的馬頭，拉着牠的籠頭。葉里霍諾夫一聲不響騎着走，憂傷地低下頭，這一夜他再沒有說一句話。

夜間他們照着彼特里支告訴他們的道路，這樣拐了兩次灣。第二次米爾考疑惑了很久，他覺得向左轉去的小路——不是路，只是一條乾溪溝的痕跡，但是他們商議了一下，還是決定了認爲這是兩條路的岔口，就向右拐下去。

黎明時光，他們攀到一道險坡上，從一塊大石頭後面走出來，遭遇到了德國人。德國人果如彼特里支所料，到戰鬥的地方去了，但是他們在小道上倒底留下了四

個哨兵。

他們算是四個人對四個人。但是德國人因為葉里霍諾夫騎着馬，所以先看見他們，而且首先開槍射擊。

一個自動步槍手立刻一聲不響地倒了下去，另外一個臥倒在石坡後面，沙聲喊叫：『米爾考，把飛行士領開！』放了第一排子彈。

米爾考用盡所有的力量抬起手臂向馬身上打去，牠轉過身，向後跳去，但是葉里霍諾夫拉住韁繩，迅速使牠停在路旁的一塊大石頭後面。他把那一隻好腿跨下來，很不方便地想從馬上下來。

『伏洛加！』米爾考幾乎是哭着喊叫。

但是葉里霍諾夫沒聽他的話，他從懷裡拉出手槍，一直想把那隻掛住的腿鬆出來，下馬。

米爾考拚命地拉住馬籠頭，用力拉着牠向山坡下拉去。自動步槍的一排子彈轟轟打石頭上了，米爾考在看見之前馬上先覺得葉里霍諾夫已經無力地在馬身上搖幌了。

『把飛行士領開！』在兩排槍聲中間，自動步槍手又喊了一次。